



Dan Brown

The Lost Symbol

[美] 丹·布朗 —— 著
朱振武 文敏 于是 —— 译

失落的 秘符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失落的秘符

[美] 丹·布朗 —— 著
朱振武 文敏 于是 —— 译

**The Lost
Symbol**
Dan Brown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2182

Dan Brown

The Lost Symbol

Copyright © 2009 by Dan Brow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秘符/(美)丹·布朗著;朱振武,文敏,
于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117-3

I. ①失… II. ①丹… ②朱… ③文… ④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7971 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特约策划 邱小群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117-3
定 价 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布莱思

鸣 谢

谨向我有幸与之共同完成这一工作的三位亲爱的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我的编辑杰森·考夫曼，我的版权代理人海德·兰格和法律顾问迈克尔·鲁代尔。此外，我要向双日出版社，向我在全世界的出版商，当然还有我的读者，表达我无法言尽的谢意。

如果不是众多人士慨允我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谨向你们所有人表示深切的感谢。

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不知其义，如同徜徉于一个伟大的图书馆而不碰书籍。

——古往今来的神秘教义

事实

一九九一年，一份文件被锁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保险柜。文件至今仍搁在那儿。那晦涩难解的文本提到一个年代久远的入口和一个无人知晓的地下秘址。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它被埋在某地。”

小说中出现的组织、机构都确有其事，如共济会、无形学院、安全部、史密森博物馆支持中心（SMSC）、意念科学学会。

本书涉及的仪式、科学、艺术作品和历史遗址都是真实的。

楔 子

圣殿堂

晚上 8:33

秘密就是怎样死。

自鸿蒙之初，怎样死一直是个秘密。

三十四岁的宣誓者低头凝视着掌中的人头骷髅。这骷髅是空的，像一只碗，里面盛满了血红色的酒。

喝下去，他对自己说，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依循传统，他要身着中世纪异教徒被拖向绞刑架时的衣裤进入这场仪式。他那宽松的衬衫敞着衣襟，露出苍白的胸膛，左腿裤脚卷到膝盖处，右臂袖口撸到了肘弯。脖子上绕着沉重的纹索绳套——“牵引索”，会中兄弟都这样称它。但是，今晚，如同会中兄弟所见证的，他穿戴得如同一位尊者。

环绕他四周的兄弟们个个都披挂着他们团体标志性的全套礼服：小羊皮围裙、饰带、白手套。他们的颈项上，礼仪场合佩戴的宝石闪烁发光，像阒无声息的幽灵之眼。他们许多人在外面身居高位，然而宣誓者知道，俗世的身份在这四壁之内毫无意义。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守一个秘密，宣誓互为兄弟。

他环视着令人生畏的会众，不知道外界世人是否真的会相信，这些人竟会聚集一处……而且是这么个地方。这房间像是古老世界的圣殿。

而真相，还要更古怪。

我跟白宫只隔着几条街。

这座宏伟的大厦坐落在华盛顿特区西北区十六街一七三三号，

是一座公元前的神殿的复制品——摩索拉斯王的殿宇，最初的陵墓^①……死后的安葬地。在主入口外面，有两座十七吨重的司芬克斯雕塑守卫着大铜门。里面是由众多仪式室、礼堂、封闭的暗室、图书馆等装饰华丽的房间组成的迷宫，甚至还有一堵中空的墙壁，内藏两具人体骸骨。宣誓者被告知，这幢建筑物的每个房间都藏着一个秘密，可跪捧骷髅头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这间巨室隐藏着所有秘密中最深邃的部分。

会堂。

这个房间呈完美的正方形。深如洞穴。巨大的单体绿色花岗岩石柱撑起高达一百英尺的穹顶。室内围着一圈俄罗斯胡桃木制作的深色手工鑲面猪皮椅。一座三十三英尺高的神座傲立于西墙前边，对面是一架隐蔽的管风琴。四壁宛如涂满古老字符的万花筒……埃及文、希伯来文、天文学的、炼金术的，还有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

今夜，为会堂照明的是事先就精心摆放好的一列蜡烛。烛光幽微，一束苍白的月光从穹顶宽阔的天眼窗里倾泻而下，照亮了房间里的镇殿之宝——由一整块抛光磨亮的比利时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巨大圣坛，雄踞于方形巨室的正中心。

秘密就是怎样死。宣誓者提醒自己。

“时间已到。”一个声音低语道。

宣誓者凝住的目光渐渐上移，看清了身着白色长袍、挺立在他面前的身影。最高神圣尊者。此公年近六十，被视为美国的偶像，他深受敬重，精力充沛，且富可敌国。曾是深色的头发已成银灰，毕生的权势与睿智都凝刻在他那著名的面容上。

“宣誓吧，”神圣尊者说道，语声柔如飘雪，“完成你的仪典。”

与所有入会者一样，这位宣誓者的仪典是从第一等级开始的。那个晚上的仪式和今晚的很类似，神圣尊者拿一块天鹅绒蒙住他的眼

^① 陵墓（Mausoleum）一词源自摩索拉斯（Mausolus）的名字。摩索拉斯是古希腊时期波斯帝国的一位总督，其陵墓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约建于公元前三百五十年。——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逐一标示）

睛，用一把正式仪式所用的匕首抵住他赤裸的胸膛，喝问：“你能否以自己的名誉庄重宣誓，你是自主并自愿成为这肩负殊荣和秘密的兄弟会的候选人，你的意愿并非出于贪图财利或其他无谓的动因？”

“我宣誓。”他撒了谎。

“既然如此，让这宣誓成为你意识中的一根刺吧，”尊者告诫他，“如果你背叛了传给你的秘密，死亡会立刻降临。”

那时候，宣誓者没有一点惧意。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真实目的。

然而今夜，他在圣殿的会堂里领略到一种不祥的肃穆气氛，他在这程漫长仪典中领受过的所有可怕警示在脑海里一一再现——如若泄露他将要得知的那个古老秘密，必有可怖下场：断颈割喉……连根拔舌……脏腑掏尽焚烧……挫骨扬灰……挖心抛野喂兽——

“兄弟，”灰色瞳仁的神圣尊者把左手搁在新入会者的肩上，“最后的誓言。”

宣誓者振作精神进入最后一程，他调整身姿，转而面向掌中的骷髅。深红的酒液在黯淡的烛光下几乎成了黑色。室内是死一般的沉寂，他分明觉出所有的在场者都在注视着他，等待他诵出最后的誓言，加入最高等级的精英行列。

今夜，他想，这四壁中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兄弟会有史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

他知道这将成为一个触发点……会赋予他无法言喻的力量。他凝神屏息，深吸一口气，大声说出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无数人在他之前宣读过的那番誓言。

“如我蓄意或任意违背这誓言……愿此刻入喉的醇酒成为致命的毒药。”

他的话语回响在空荡荡的四壁之间。

继而，只有沉寂。

他稳住自己的手，把骷髅端到嘴边，口唇触到了干裂的骨质。他闭上眼睛把骷髅倾向嘴唇，将酒长饮而尽，然后放下骷髅。

有一刻，他感觉肺部渐渐抽紧，心脏狂跳起来。我的天，他们知道了！然而，这感觉只是一闪而过。

一股惬意的暖流涌遍了他的全身。宣誓者吸了口气，暗笑着抬头凝望那双毫无疑问的灰色眼睛——他竟愚蠢地准许他进入这一兄弟组织最高机密层。

很快，你将失去你最珍视的一切。

第 1 章

埃菲尔铁塔南侧的奥的斯电梯带着超载的游客往上攀升。拥挤的电梯厢里有个神情严肃的商人，身着熨得板板整整的套装，正低头看着身边的男孩。“你脸色有些苍白，儿子。你真该留在地面。”

“我没事……”男孩说着耸了耸肩，掩饰自己的紧张，“再上一层我就出去。”我快喘不了气了。

大人又向孩子凑过去。“我还以为你现在能克服这个了呢。”他怜爱地在孩子脸蛋上刮了一下。

男孩觉得让父亲失望了，有些羞愧，可这会儿他耳朵里只有响个不停铃声。我喘不了气了。我得从这匣子里出去！

电梯操作员一再保证电梯的构件安全可靠、运行性能良好。他们脚下，巴黎的街道远远地朝着四面八方辐射开去。

马上就到了，男孩对自己说，他伸长脖子仰望上面的观景平台。再坚持一下就好。

电梯陡然迎向上的观景平台，升降机井开始变窄了，几根粗大的支柱收缩成一条实心的垂直通道。

“爸爸，我觉得不——”

突然，头顶传来断断续续的回声。电梯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令人恐惧地朝一边晃过去。断裂的缆绳在电梯厢外壁四周金蛇狂舞般地抽打着。男孩伸手去拽父亲。

“爸爸！”

父子俩惊恐地互相对视了一秒钟。

电梯厢的底部掉下去了。

罗伯特·兰登猛然在软皮椅上直起身子，从迷迷瞪瞪的白日梦中惊醒过来。他独自坐在“猎鹰 2000EX”商务飞机宽敞的机舱内，飞机刚刚穿过颠簸的云层。耳边是“普拉特和惠特尼”双引擎发出的匀

速嗡响。

“兰登先生？”头顶上的机内对讲机嗤啦啦地发出声音，“我们很快就要到了。”

兰登坐直身子，把记录讲稿的笔记本塞进皮包。刚才，他在重温复杂的共济会符号体系，没多久就迷糊了。梦境中出现了已故的父亲，兰登怀疑这和今晨收到的突如其来的邀请有关，邀请人彼得·所罗门是他多年的恩师。

我绝不会让他失望。

近三十多年来，这位五十八岁的慈善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用心呵护兰登，兰登的父亲去世后，他更是在各方面代行父职。虽说所罗门来自富甲一方、颇具影响力的名门望族，兰登却从他温柔的灰眼睛里感受到了仁爱与温情。

窗外，太阳已经下沉，兰登仍辨认得出世界上最大的方尖碑的纤秀轮廓，它耸立在地平线上，就像古时日晷的指针。五百五十五英尺高的大理石方尖碑标示出这个国家的核心位置。所有精心设计的几何形街道和名胜古迹都以这个尖顶为圆心，向四面八方辐射。

即使从空中俯瞰，华盛顿特区所具有的近乎神秘的力量也一丝不减。

兰登热爱这个城市，飞机着陆时，他感到某种跃跃欲试的兴奋。飞机驶向杜勒斯国际机场私人航站楼，缓缓地停下来。

兰登收拾好东西，谢过飞行员，步出豪华的机舱，走上舷梯。一月的寒风迎面吹来。

尽情呼吸吧，罗伯特，他感谢这开阔的空间。

一片白雾在跑道上蔓延开来，兰登踏上雾蒙蒙的沥青碎石路面，感觉好像走进了沼泽地。

“您好！您好！”从沥青碎石路对面传来的是曼妙的英式英语，“请问是兰登教授吗？”

兰登看见一位挂着标牌、手持文件夹的中年妇女匆匆朝他走来。他迎向她时，她也高兴地挥手，时髦的线织帽下露出髻曲的金发。

“欢迎来到华盛顿，先生！”

兰登微微一笑。“谢谢。”

“我叫帕姆，是旅客服务中心的。”听起来这位女士非常兴奋，甚至有点激动，“先生，请跟我来，您的车在等着。”

兰登跟着她穿过跑道，向西格纳切航站楼走去。许多灯火通明的私人飞机停靠在航站楼四周。在这里能租下一个机位象征着财富与名望。

“我真的不想打扰您，教授，”那位妇女的声音有些羞怯，“可您真的是写符号学和宗教著作的罗伯特·兰登教授吗？真的是您吗？”

兰登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我想也是！”她面露喜色，“我们读书俱乐部读过您那本关于圣女与教会的书！结局竟是个吊人胃口的大丑闻！您真喜欢出人意料啊！”

兰登微笑了。“丑闻不是我的意图所在。”

她似乎觉察到兰登此刻没心情讨论自己的作品。“对不起，让您听我唠叨。我知道您不喜欢别人认出您……可这要怪您自己。”她开玩笑地指指他的衣着，“您的制服让您很惹眼。”

我的制服？兰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裤。他穿着跟平时一样的炭黑色套领毛衣、斜纹软呢外套、黄卡其布裤、学院气的科尔多瓦皮路夫鞋……这是他上课、讲座、巡回演讲、拍作者照、出席社交场合的标准装束。

女人笑了。“您穿的这件套领毛衣太过时了。您戴领带肯定更精神！”

没门儿，兰登心想。勒脖子的劳什子。

兰登在菲力普·埃克塞特^①中学时，一周有六天要系那劳什子，校长对此曾有过一个浪漫的解释，说领带的起源可追溯到古罗马，当

① 美国最知名的学府之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市，建于一七八一年，是一所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高中学校。

时的罗马演说家们为使声带保暖而在脖子上围系一条小丝巾，但兰登明白，从词源学上来说，领结、领巾、领带，其实是由冷酷无情的“克罗地亚”^①雇佣军的音韵引申而来，他们系上小领巾，咆哮着冲上战场。时至今日，这种古代战场服饰成了当代办公室武士的披挂，他们希望借此在日常的办公场所震慑对手。

“谢谢你的建议，”兰登笑出了声，“我会考虑今后系领带的。”

一辆林肯城市轿车停在航站楼旁，一位身着深色套装、教授模样的男子下了车，态度雍容地朝兰登伸出手。“兰登先生？我是环线轿车服务公司的查尔斯。”他打开后座门，“晚上好，先生，欢迎来到华盛顿。”

兰登向帕姆点点头，谢过她的迎送，再钻进舒适豪华的城市轿车。司机向他指了指温度控制器、瓶装水，还有一篮热松饼。不出几秒，兰登的车就已迅速驶离航站楼，上了私家专用通道。原来，这就是另一种人的生活方式。

司机加大油门驶向温德索克路，他征得乘客同意后按下通话键。“这是环线公司的轿车，”司机的语气专业而简洁，“确认乘客上车。”他停顿了一下。“是的，先生。您的客人，兰登先生已经抵达，我会在晚七点前把他送到国会大厦。有事请来电吩咐，先生。”他挂断了电话。

兰登忍不住笑了起来。无微不至。彼得·所罗门对细节的关注是他的杀手锏，令他手握大权却总能显得举重若轻。银行里有几十亿美元也不见得是坏事嘛。

兰登靠在舒适的皮座椅上，闭上了眼睛，机场的噪声渐渐消逝。美国国会大厦距此只有半小时车程，他很乐于在这段时间里独自梳理思绪。今天，每件事情都发生得那么快，以至于兰登现在才开始认真思忖：即将开始的这个夜晚一定很不可思议。

秘密抵达，兰登想到这里，不禁觉得好笑。

① 此处领结、领巾、领带的原文是 cravat，克罗地亚人原文为 Croat。

十英里开外的国会大厦里，有个孤零零的人影正急切地等待罗伯特·兰登的到来。

第2章

这个自称迈拉克^①的人，把针尖抵在自己剃光的脑袋上，随着针尖在皮肤上一进一出，他惬意地轻叹着。电动玩意儿扎入真皮，发出柔和的嗡嗡声，这真让人上瘾……还有针头楔入皮内、释放颜料时的啮咬感也是。

我是旷世杰作。

文身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改变。从公元前二千年遍体鳞伤的努比亚祭司，到古罗马西布莉^②膜拜仪式上的文身侍僧，直到当代毛利人的文身制，人类在自己皮肤上文身，忍受修饰肉体及改变外观的痛楚，意在奉上局部身体作为祭品。

《利未记》第十九章二十八节有过危言耸听的训诫，虽有禁止在人体上刻刺花纹的经文，文身还是成了某种司空见惯的仪式——无论是眉清目秀的青少年、不可救药的吸毒者，还是城郊的家庭主妇，无数人都借此改变自己。

在自己的皮肤上文身，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声明，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宣告：我掌管自己的身体。这种由肉身的改变激发出的令人沉醉的控制欲蛊惑着成千上万身体改造爱好者……美容外科、身体刺青、健身塑身、使用类固醇……忍饥挨饿，乃至变性。人类的精神渴望掌控自己的躯壳。

迈拉克的落地式大摆钟响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晚上六时三十

① 迈拉克 (Mal'akh)，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有“天使”的意思。

② 西布莉 (Cybele)，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

分。他放下文身工具，用桐生^①丝绸长袍裹住赤裸的身体，迈步走下楼。他足有六点三英尺高，身材魁梧。这所豪宅气味浓郁，处处弥漫着文身颜料的辛香味儿、用来给针尖消毒的蜂蜡烟味儿。他一路走过摆放着几件价值连城的意大利古董的走廊——皮拉内西^②的蚀刻作品，萨伏那洛拉^③的椅子，还有一盏布加里尼的银油灯。

他经过落地长窗时朝外望去，默默赞叹着远处映衬天际的经典轮廓。美国国会大厦明亮的圆顶在暗沉冬夜的天幕中闪耀着神圣的权力之光。

那就是藏宝地，他想。它就埋在那儿的某个地方。

只有寥寥数人知道那东西的存在……更少有人知道它那令人敬畏的威力和巧妙藏匿的方法。时至今日，它仍然是这个国家不为人知的最高机密。这一秘密就隐藏于符号、传说和寓言之中，知情人屈指可数。

现在，他们向我敞开了大门。迈拉克想道。

由美国最富影响力的权贵名流见证，迈拉克在三个星期前的秘密仪式上晋升至第三十三等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兄弟会中的最高一级。虽然 he 已获得新等级，但兄弟会仍然没有向他透露任何消息。他们以后也不会说的，他知道。这不是兄弟会的行事方式。圈子里面还有圈子，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得到他们的彻底信任。

幸运的是，他不需要他们的信任也可以获得他们隐藏最深的秘密。

我宣誓晋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会儿，眼前的事让他精神抖擞。他向卧室走去。歌声响彻整座房子，音响里在播放一张珍稀唱片《永恒之光》^④，变性男歌手的声音紧张而怪异，这是威尔第《安魂曲》中的一个片断——歌咏生命的

① 桐生 (Kiryu)，日本地名。

② 皮拉内西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师。

③ 萨伏那洛拉 (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修道士、宗教和政治改革家。

④ 原文为拉丁语。